

★

“好传统”故事会

讲 述 者

火箭军某部干部 李映虹

聆 听 者

火箭军某部某发射连官兵

小小月饼，承载浓浓家国情

战友们，中秋节的月饼大家都吃了吗？现在市面上月饼口味越来越多，我品着这份甜，总想起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中，有几块月饼承载着更厚重的滋味。

1927年9月9日，秋收起义爆发。第二天便是中秋节，一支受挫的起义队伍辗转山野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难前行。没吃一顿饱饭，没有亲人团圆，月色下，毛泽东同志对着围坐的指战员开门见山：“今天是中秋节，我没有给同志们带来月饼，但我带来了比月饼更好的东西，这就是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。”

那一夜，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论断传播到了更广的范围，“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”的诗句标定了这支队伍的性质和特征。19天后，他们来到江西永新三湾村。在枫树坪下，毛泽东宣布了“党指挥枪”“支部建在连上”“官兵平等”等一套全新的治军方略。

人民军队诞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，是一个仅有“精神月饼”的中秋，但当时的一位营长却说自己“精神非常的愉快”“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”，因为他“是自由的，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；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，团结一致”。

然而，彼时的队伍尚在初创，力量微薄，还无力护佑每一寸山河的团圆。5年之后的东北大地上，本该象征圆满的月饼，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化作了焦土。



平顶山惨案后，死难群众遗留下的已经炭化的月饼。

资料图片

1932年中秋，辽宁民众自卫军夜袭日军把持的抚顺炭矿，击毙日寇后迅速转移。不甘受辱的中华儿女，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，可丧心病狂的日军旋即把报复的屠刀挥向了无辜百姓——中秋节后一天，侵华日军将包括老人、妇孺在内的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百姓驱赶到抚顺郊外的平顶山下，进行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，然后焚烧尸体，崩山掩埋，纵火烧村。

房屋、草木、牲畜，还有孩子们手里没吃完的月饼……那场大火，把一切都烧成了灰烬。如今，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里那几块炭化的月饼，像凝固的血滴，牢牢锁住这段记忆。

幸存者们擦干血泪，掩埋好亲人的遗体，毅然扛起土枪加入抗日队伍，在白山黑水间继续战斗。他们知道，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挺身在前，团圆美满不过是镜花水月。

两年后的闽西松毛岭，同样的中秋月色下，红军将士交出了一份守护团圆的壮烈答卷——那时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进入最艰难的阶段。福建长汀中复村的松毛岭，是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一道屏障，翻过这座山，长汀、瑞金便无险可守。

国民党军特意选在中秋这天发起突袭，妄图趁红军过节松懈之际突破防线。情报传来，苏区政府决定：农历八月十四提前过中秋，八月十五全员迎敌。

中复村的晒谷场上，乡亲们把自家做的月饼、炒好的粮食往战士口袋里塞；妇女们连夜纳鞋底，针线穿过离别的愁绪；老人把埋在树下的酒挖出来，一碗碗斟给即将上阵的后生……没有欢声笑语，没有把酒言欢，提前一天的团圆饭，吃的是壮士出征的豪情，守的是苏区存亡的重托。

八月十五，战斗如期打响。敌人几十架轰炸机轮番俯冲，300多门重炮把山头削低了两米，碗口粗的松树被拦腰炸断。红军战士凭着步枪、机枪和手榴弹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，硬是在松毛岭上坚守了七天七夜。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，工事炸塌了就用身体堵，一个个高地几易其手，山野间血流成河。

近万名红军战士永远留在了松毛岭，他们再也吃不上中秋的月饼，再也等不到和家人团圆，却用血肉之躯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。战斗结束后不久，幸存的战士们就在蒙蒙细雨中告别乡亲，踏上了长征之路。

斗转星移，松毛岭的硝烟早已散在山风里，可山下12个村庄“八月十四过中秋”的规矩，一传就是90多年。那些揣着乡家塞的月饼踏上征途的将士，终究没有辜负这片土地的重托。他们带着松毛岭的血性与坚守，越雪山、涉草地，转战万里征途，最终让万家团圆的灯火重新照亮了每一寸华夏大地。

记得一年中秋，咱们连宋班长和上等兵小杨在某偏僻地执行任务。看出小杨思乡，宋班长找来两个馒头，夹上花生米和白糖，美其名曰“复古月饼”。圆月渐渐隐去，朝阳缓缓升起，宋班长带着小杨投入新的任务。一代代官兵就是这样，为了这份安宁，走过千里万里。

又是一年中秋时，长剑不语人不寐。皓月当空，山河静美，这一轮明月，照亮过悲壮的战斗，照亮过长征的夜路，如今照着我们洒下青春汗水的山峦，还有隐蔽在山林深处的大国利剑。那枕戈待旦的警惕、敢打必胜的斗志，让每一次家国团圆都更有坚实依托。



藏东午后，冰雪消融。雪山融水奔涌汇入怒江，裹挟着雷霆之势，在横断山脉的千沟万壑间奔腾不息。

沿318国道西行，绕过著名的“怒江七十二拐”，一座废弃的桥墩矗立于激流之畔。不远处，斑驳老旧的钢架桥和幽深的怒江隧道一起，共同构筑成怒江大桥遗址纪念馆的组成部分。

近日，记者随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踏访此地，沿着十八军将士用生命铺就的进藏路，探寻那永不褪色的忠诚底色。当年，10多万军民组成的筑路大军，喊出“让高山低头，叫河水让路”的口号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历史性地将公路修到了拉萨，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。多年后，该支队前身部队官兵踏上川藏线，承担起道路养护保通任务。

步入馆内，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。一幅泛黄的测绘手稿图，翻开了十八军54师官兵奉命打通怒江天险的那一页历史——要改变西藏“乱石纵横，人马路绝，艰险万状，不可名态”的交通状况，奔涌的怒江是不得不过的一道关。可当时正值汛期，江水暴涨，百米宽、20余米深的激流挡住去路，测绘人员难以渡江实地测量，只能在设计图上用一条虚线作标记。

打破僵局的，是某连连副连长崔锡铭。他孤身攀上陡峭石壁，强忍双手和背部被岩石划破的剧痛，勘探了两岸地形。“他攀爬的每一米，都随时面临岩石滚落、悬绳断裂、山体崩塌等危险。”一级上士张国锋是中队装载机操作手，在怒江沟干了12年，早已熟悉每一处暗冰、每一块危岩。他能切身想象出，当年崔锡铭是如何抱着“叫奔腾的怒江给咱让路”的信念，踏出了向死而生的第一步。

“悬崖绝壁没有下脚的地方，162团2营4连的战士们只好把绳子拴在腰间，悬在半空打炮眼。打炮眼的人尚且有撤退的余地，点炮手却无法撤离，只能蜷缩在炮眼附近的石缝里……”二级上士向刚的讲解，让记者注意到另一张黑白照片。画面里，几名战士腰系麻绳悬在半空，身体几乎与江面垂直，正对着山壁挥锤。

他们下方的峡谷，像一个魔鬼张开了血盆大口，随时要吞噬一个个鲜活的



任务又“卡”住了。空军某部高级工程师孙亮辉连续奋战了十几个日夜，实在理不出头绪，便来到营区杨选春精神宣教基地。锈迹斑斑的永久牌自行车、老旧公文包、写满批注的试验报告……睹物思人，恩师杨选春认真工作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一名癌症患者，靠着怎样的信念和意志忘我工作，才攻克了导弹技术

★

追“星”者

我办公桌上，摆放着一张师傅杨选春的照片，那是他生前为研究武器装备试验难题查阅资料的场景。那时，他已经生病好几年了，面庞瘦弱，但病痛从未阻挡他攻关的脚步。

我第一次见到师傅，是在表彰他荣立一等功的军人大会上——2004年，我从军校毕业分配至空军某部。火车一路向西，穿过沙漠腹地，路过孤零零的站号，驶入茫茫戈壁。车窗外的绿色逐渐褪去，眼前只有无边的荒凉。

“环境这么艰苦的地方，靠什么留住人？”很快，我知道了答案。第一次参加军人大会，我坐在礼堂听领导宣讲杨选春的事迹。尽管只是远远看到他瘦弱的身躯，他的形象却在我心中很高大。

2000年6月，杨选春执行空军某新型战法研练任务时，突然晕倒在战位上。经诊断，他罹患一种发病率、治愈率极低的癌症。进行了两次大型手术、多次化疗后，他皮肤起水泡溃烂，头发几乎掉光，体重下降到38公斤，一度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。但每当从昏迷中醒来，他就叫妻子拿公文包来。妻子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：“你都这样了，还想着你的导弹啊！”

“我是被宣判过‘死刑’的人，生命

记者跟随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追寻十八军筑路足迹——

“叫奔腾的怒江给咱让路”

■陆文凯 本报记者 王 越

生命。8个月，当最后一炮轰开山口时，原本30人的战斗排，只剩排长一人。“悲怆”“哀恸”“椎心泣血”……没有一个词，能够描述这名排长沉重情感的万分之一。

他们的牺牲与奉献，当地群众记得，一代代官兵记得。“是谁帮咱们修公路？是谁帮咱们架桥梁？是亲人解放军，是救星共产党！”口口相传的歌谣，唱得人心热。

“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难以理解，为什么要为了人民的利益，付出这么大代价。”中士杨湘语气有些激动——再坚强的汉子，回顾这段历史细节，也不可能不动容。“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，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美好生活；因为我们军人始终坚信，党让我们干的事，一定对祖国和人民有利。”他笑着说，眼眶却红了。

先辈们用生命筑路，后来人用青春守路。如今，怒江沟仍是川藏线上的“鬼门关”，临江崖陡、地质脆弱，塌方、落石、滑坡说来就来，支队官兵开展抢险作业的容错率为“0”。不知有多少次，路基掏空、巨石堵路，官兵操作铲斗坠落，精准得像绣花，在悬崖边连续奋战，打开生命通道……

雪域隔世六千里，怒江奔涌三百旋。是筑路先辈们用生命打通天堑，铺就通途。参观结束，官兵们乘车返营。车辆经过怒江大桥时，教导员示意驾驶员减速鸣笛，致敬先烈。

车子渐行渐远，已经看不到桥墩和隧道，但怒江的涛声仍回荡在官兵耳畔。官兵内心百感交集，车内讨论叩击心灵：“护路官兵要像老桥墩一般，任凭洪峰肆虐、风雨侵袭，始终屹立不倒”“现在我们有无人机精准侦察，有大型机械处置塌方，条件越来越好，但我们有时却滋生懈怠畏难思想”……

回到营区后，记者看到，张国锋带着骨干检修装备、排查隐患。他背后的石壁上，4行大字异常醒目：忠诚如磐石，抢险作柱石，奉献当路石，意志胜金石。

图①：上世纪50年代，修筑康藏公路（今川藏公路）的战士们用绳索和简易木架，在绝壁上搭建栈道。他们背后，就是波涛滚滚的怒江。

资料图片
图②：2022年，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在怒江江畔，冒险清理塌方体堆积物。

谢小龙摄



难题？在那些埋头攻关的夜晚，他是不是也曾毫无进度，只能对自己说“再试一次”？孙亮辉说，恩师留下的不仅是“一等功”的光环，还有攻关不辍的精神。

又是一年秋天，还是那片戈壁，金色的胡杨如同燃烧的火焰。杨选春的生命停在了55岁，但他带出的数十名技术骨干，如今遍布各试验靶场，成为武器装备鉴定一线的中坚力量。

——推荐人 郝小兵

燃尽热血思出征

■空军某部高级工程师 孙亮辉



图片（上）杨选春（右二）带教骨干研究技术难题（资料）
唐浚提供

来之不易，我不能虚度时光。”病情有所好转，杨选春说服了家人和领导，回到科研一线。

2002年，某型地空导弹射超目标失利。如果不能尽快攻克这一难题，国家前期投入的大量科研经费、科研人员十余年的心血都会付诸东流。杨选春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，卷上铺盖，带上干粮，住进了厂房……后来，他提出的方案成功解决了难题，其本人也因此荣立一等功。

杨选春获得的成绩和荣誉，让我既敬佩又羡慕。更幸运的是，我分配到杨选春所在单位，成为他带教的新干部之一。那些年，他手把手带着我们成长，

在专业上有问必答，即便身体极度虚弱，依然每天上班、风雨无阻，还跑到戈壁滩无人区查勘残骸，在颠簸的车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

我永远记得，有一天下班，师傅推着自行车在楼门口五六厘米高的台阶前，试了两次都没上去。我伸手帮他推了一把，他连声道谢。从家到单位，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，他要走将近半个小时。上楼梯时每走几级台阶，他就要扶着扶手歇一会儿。

2018年，师傅病情恶化，我作为单位代表到医院陪护。我刚进门，他就递来两份建议书，分别关于试验技术体系建设和试验人才培养。那是他口述，女

儿代笔写下的——癌症的病痛使他已经不能正常书写，只有末尾那个歪歪扭扭的签名，是他亲笔签上去的。

有人想采访报道他的事迹，他说：“别，还是多鼓励年轻人。不要再因为我浪费时间。”

身边亲朋好友劝他爱护身体、不要太拼，他说，就想利用不多的时间，为部队多做点事。

师傅没能再回到他热爱的战位上。但他一直关注的试验技术体系建设，正稳步推进；他亲自培养的技术骨干，渐渐挑起重担。

几年前，我从防空反导专业领域调整到航空武器装备试验总体规划岗位。进行规划论证时，我带领团队从构建能力体系入手，系统学习百余册空战教材和法规资料，重点研透“战、试、训”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。为了尽快研透数智转型、蓝军建设等课题，我把行军床、投影仪放在办公室，一有空就研究。经过1年多攻关，规划方案顺利通过评审。

近期，我被安排到某部任职，开启了一段新的攻坚之路。每当遇到困难时，我都会想象，如果师傅面对同样的情况，会怎么想、怎么做。他再也不能亲自解答我的疑问，但已经用一生回答了——哪怕在生命的终章，也要吹响出征的号角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就要奋斗不止。

（唐浚、祁蕊整理）